

作者访谈

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阎崇年新作《大故宫》，日前在故宫举办了首发式。《大故宫》是著名清史专家、北京社科院研究员、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积淀五十年之力作。同名电视片近日已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播出。



《大故宫》阎崇年著

宏大视野解读大故宫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很早就开始对故宫博物院有过多方面的考察，并讲授过中国古代建筑史。单霁翔认为，《大故宫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)这本书“宏大视野，详尽记录，生动百科”的定位，符合故宫这部“大百科全书”的特点，他认为“故宫学”博大精深，需要像阎崇年先生这样来自全社会的故宫学者、专家来参与研究，向大众普及故宫的历史与知识。

阎崇年这部新作，开启了一扇公众对故宫解读的新窗口。

海南周刊：您所讲的“大故宫”跟我们一般说的故宫有什么不一样？

阎崇年：讲《大故宫》，先看世界，再看中国，首先是站在一个大领域、大历史的角度解读“大故宫”。跟以往的故宫学著作相比，这本书里“大故宫”概念的提出，首次打开了传统故宫的外延，把沈阳故宫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三山五园、避暑山庄等纳入了故宫姻系，讲述了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“女皇”慈禧在紫禁城治居的历史，这对于观众拓宽了解故宫的视野很有帮助。

海南周刊：《大故宫》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突破？最大看点是什么？

阎崇年：这一次是集体的创意，我有一个团队，大家出主意，包括百家讲坛、长江文艺出版社，我和我的朋友经常讨论，不断提建议，不断丰富。5年前就开始提，到2011年年初定下来了。后来就定下来以建筑空间为经，再逐渐展开，在建筑空间中又有时间为序。以历史的顺序为纬线，经纬兼顾。为什么和国外比较，是因为我每次出国见到的地方都不断和北京比较，我都不断把自己学到的收获集结到大故宫中。

过去的作品都是以时间为顺序的，《明亡清兴60年》比较复杂，但也是时间顺序。《康熙大帝》是以康熙的生命轨迹串下来。就这次不同，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以建筑空间来安排；还有一个大的不同，我过去主要是看文献材料，这次是把文献材料和实际的考察材料结合起来，我讲的地方自己都去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大故宫的“大”字，我也都去过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了多少次都数不清了。至少8次。从1992年第一次，一直到前不久，最长去过一个学期的时间。

海南周刊：创作《大故宫》前期做过什么样的准备工作？

此次《大故宫》除有历史学的知识外，还涉及建筑学、文物学、文献学、档案学、艺术学、园林学、规划学、故宫学和满学等内容，内容涉及历史、人物、时间、建筑、文物、宫廷、园林、艺术等诸多方面。我是这样子，先做学生后做先生，把有营养的部分介绍给大家，历史也有糟粕，我们就加以批判，大家引以为戒。明清时代是帝制时代，有批判，我们吸取历史的精华，选取读者喜欢的又重要的。历史需要筛选，选择对大家有激励作用。

为配合本书的出版，著名出版人金丽

红、黎波组织出版社的骨干编辑，专门成立了“大故宫”工作室，配合我们的资料整理、实地考察、书稿创作等工作。

海南周刊：故宫与中轴线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？中轴线的意义何在？

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，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，依次排列，对称展开，无论是平面布局、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，都显示出庄严、雄伟、壮丽、中和的气度。这条中轴线向南北延伸，就是北京城市中轴线，从永定门到钟鼓楼，长约十六华里。整个布局，讲究平衡，东西南北，匀和对称。东西——天坛对先农坛，文衙六部对武衙五军都督府，太庙对社稷坛，文华殿对武英殿，东华门对西华门，东六宫对西六宫；南北——前三殿对后三宫，太和殿对保和殿，乾清宫对坤宁宫；中——太和殿与保和殿之中为中和殿，乾清宫与坤宁宫之中为交泰殿，天安门与午门之中为端门，正阳门与天安门之中为大明门(大清门)等。这条子午线即中轴线的中心就是故宫；故宫主要建筑坐北朝南，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恰在中轴线上，体现着皇权至高至尊至重至威的地位，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——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。

海南周刊：为了准备大故宫项目您曾经多次考察故宫，清朝时的故宫，与明朝时的故宫，有何主要的变化？

阎崇年：中国已知最早宫殿，学者认为是河南偃师的夏朝宫殿遗迹。尔后，河南安阳有殷商宫殿遗迹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：殷纣王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”，日夜纵乐，导致覆亡。秦阿房宫，汉未央宫，唐大明宫，还有在北京建都的辽南京官城宫殿、金中都官城宫殿、元大都大内宫殿，明南京宫殿，都遭到焚毁或平毁，早已不复存在。现在能看到的是：明清遗留下来的“两宫三院”，就是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，北京故宫博物院、沈阳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沈阳故宫时间较短，天命十年(1625年)始建，曾居住清太祖、太宗、世祖三位皇帝，比明朝北京皇宫晚建218年；规模虽小却具特色，占地六万余平方米，建筑116座、500余间；院藏文物20700件。

北京明清故宫，简称故宫，又称紫禁城，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。因此，我要向国人、世人介绍中国明清故宫。

海南周刊：书中写到和故宫相关的许多艺术门类，您是怎么学习的？您的爱好与学习是怎么结合的？

阎崇年：历史是百科全书，文学史是历史、绘画史、书法史，都是历史。军事也是历史。学历史的人尽量知识宽泛些。比如皇帝怎么看戏，怎么演，服装怎么样，平时就要积累吸取的知识。

看杂志、看书、看报，北青和北晚我都会看，周末还是看书。有时去看戏剧，长安大戏院、梅兰芳大戏院，我有时去看。中国戏剧和历史的关系太密切，通过看戏学习历史。艺术我也在认真学习，比如有一讲三希堂，有三件法帖，要讲清楚就难住我了，平常的知识太不够了，我就看各种人物传，如《谢安传》等，还有学术论文，还要看三希堂的环境，看乾隆和他们的关系，前后准备了两个星期，讲了35分钟。我去台湾台北的博物院看到了原件，所以讲起来心里有点数。我有40个书柜吧，还有院里办公室、朋友家都有我的书。过去60、70年代，工资低，我不抽烟喝酒，比如10元零花钱我都用来买书。这些书就是这么积攒起来的。

海南周刊：在解读历史中什么最重要？

阎崇年：我认为事实基础最重要。第一求真，第二求是，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，在内部现象找规律。去伪存真，逐渐掌握历史事先的规律。我在《大故宫》中讲到三对父子宰相，我通过讲这些故事，最后会总结有哪些经验。大家都关心父母如何教育子女。一位伟大人物的身后肯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作为母亲要自己学习，再教育孩子成才。

读书札记

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：

通过环游世界 来理解中国

文\陈岗桦

有关中国崛起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。但是外国是如何看待中国，我们究竟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眼里的功夫片、清朝发辫、在唐人街开餐馆和洗衣店的华人形象？这个问题值得探究。近期，国内著名专栏作家许知远出版的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(许知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9月)一书中，以在印度、俄罗斯、埃及、不丹等国游历的独特观感，以深刻凝重的笔触，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中国当今的种种思索。

通常，旅行离不开山水，而关于旅行的文字多是徐霞客式的山水记录，而国内一些出版物对海外的描述更有一种“放洋游记”式的优越。而许知远这本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里，更像是一本和所在国的精英、普通人和当地华人的零星式的访谈。通过他们的观感、他们的触觉来体会、观摩和对比当今的中国。许知远在书中的序言中说：“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，中国也迅速涌进了世界。中国形象，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、黄琉璃瓦亭子、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，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、粗陋不堪的痕迹。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、困境与失败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。在旅行中，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。在通往世界的途中，中国变得清晰了。”

在印度，许知远体会到一种奈保尔说的“受伤的文明”式的似曾相识的感受。他写道：“印度和我们都是受伤文明的后代，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”。他认为，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，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，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，我们却落败了。一百年前，西方人倾听泰戈尔东方的智慧。而中国的一流人物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。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。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，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、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。在印度，从加尔各答、瓦拉纳西、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，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，书店里总能找到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。而如此辽阔的北京，找不到这些书。在富裕的中国，你可以买到一切，却买不到最新的书。

在不丹，许知远感受到了在国内久违的安静、孤独、诗意与温暖。他写道：“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”。在与一位不丹知识分子的谈话中，经济增长作为世界性的世俗宗教已存在了半个世纪，似乎没有给人带来



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封面

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。但他们很难独自面对、欣赏这个新世界，急于把所有的陌生、新奇都置于自己熟悉的系统中。迅速到来的财富，没有解放反而压垮了他们，滋养了他们的封闭倾向。比如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阔绰却不守秩序的报道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诠释。

通过发现世界来审视自身，还能发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。毕竟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不能仅仅体现在物质上和财富上，思想、文化、科技、制度、自由、尊严，即使它不比食物、居所更重要，也至少同样重要。